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四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五

起梅蒙赤奮若盡梁
北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

聘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曹

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

北史曰
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
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

任音 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

其妹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

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

以處配沒之口處昌呂翻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吐谷渾國

于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丁未置晉

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容華

前漢內職舊號可從刊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

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

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君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

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
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
棄澤中有北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
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
時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
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
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金山形似兒鑿借號兒鑿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
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謫步
兄弟七十人其一日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

終狼種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至其酋長土門

始疆大

酋蒧秋翻長知兩翻

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

喜曰

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

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三

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官迎於紫陌

朝直遙翻鄴都

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灋

官莫肯舉劾

勞力到翻劾戶柴翻又戶得翻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

遂使遠邇肅清銜鋒陷陣大有其人

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

始見之

言聞之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崔暹也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

父子無以相報賜遲良馬遲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

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

鄴都做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

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遲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

射賜物千段賜之

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遲

高澄退謂遲

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遲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

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

斌音彬妓渠綺翻

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

白居易詩云天下無

正色悅目即為妹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乏者非色必妖媚善盡惑故所如眾女謠詠而不見容

封琅邪

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

造如字作也

我亦有以

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

復扶又翻

居三日暹懷刺

墜之於前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

如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

語牛倨翻

崔暹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魏王盟卒

九年魏以王盟為太傅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

已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

度徒

洛翻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宇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上遣交

州刺史楊暕討李賁

暕匹妙翻

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

蕭勃會暕於西江

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

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

留暕

說式芮翻

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

謂李

賁之叛由武林侯誥也事見上卷七年

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

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

不進長寇沮衆也

抗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

遂勒兵先發矚以霸

先為前鋒至交州

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

賁帥衆三萬拒之

帥讀曰率

敗於朱鳶

朱鳶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朱鳶

縣舊置武平郡焉音緣

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

沈約志吳孫皓建衡

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志交趾郡嘉寧縣舊置興州新昌郡

隋改曰峯州

諸軍圍之勃曷之子也

吳平侯曷帝從父弟也曷音丙

魏與

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

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

使疏吏翻為于偽翻

頭兵曰

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

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

之號曰蠕蠕公主

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曰蠕蠕王雖曰以

為國號猶鄙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為國號不復以為鄙賤矣蠕人充翻

秋八

月歡親迎於下館

據北史彭城太妃傳下館當在木井北宋白曰木井城今并州陽曲縣理

又曰代州即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

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

拜謝

婁妃歡微時之妻正室也處昌呂翻

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

史言婁妃

為國家計有趙姬使叔隄為內子而已下之意

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

且報聘

或云作聘

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

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

恚於避翻

歡輿疾就

之冬十月己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

十五卷復扶又翻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乙未東魏

丞相歡請釋却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此却山之捷所獲西

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年桎之日翻桎古沃翻

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為司

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

魏築

圓丘於城南

長安城南也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

以為今北邊稽服

稽音啟謂東魏通和也

正是生聚教訓之時

伍用

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

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

謂淮汝潼泗新

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

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剝削

剝薄炭翻

更相呼擾

更工衙翻

惟事徵斂

斂力瞻翻

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

豈非牧守之過歟

守式又翻下同

東境戶口空虛

東境謂三吳之地

皆

由使命繁數

使疏吏翻下同數所角翻

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

使所屬搔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

因之重為貪殘

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

縱有康平郡猶掣肘如

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

也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

也今之燕喜

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

相競誇豪積果如丘

陵列有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

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

畜于玉制妓渠綺翻

為吏牧民者致

貲巨億

巨億者億億也

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

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

向所取之少

少詩召翻

如復傅翼增其搏噬

復扶又翻傅讀曰附言罷官家

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傳之羽翼也

一何悖哉

悖蒲內翻下同

其餘淫侈

著之凡百

言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

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

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

道讀曰導

糾奏

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

羣故勉彊而為之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

此論誠切中人情彊其兩翻

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

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

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展

展於
豈翻

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

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

吹毛以求
其疵瘕擘

肌以分其肉
理言其苛細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

繩逐者繩糾其
過失而斥逐之

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

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長知兩翻
古寔實同

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

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徼堅
先翻

其四以

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

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

肆及國容戎備

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卽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

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

四方屯傳卽治

屯軍屯也傳驛傳也傳張懸翻

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

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

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

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

此亦確論也

如此

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

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蕭子顯曰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

戶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末
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
大指以為朕有天下

四十餘年公車謹言日關聽覽

謹多畏翻謹言善言也直言也

所陳之

事與卿不異每苦控惓

往康董翻惓惓作孔翻控惓困苦也不暇給也

更增惓

惑卿不宜自同關茸

關吐孟翻茸而隴翻關茸不肖也劣也

止取名字宣

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

刺史橫暴

上時掌翻別彼列翻橫戶孟翻

某太守貪殘

守式又翻

尚書蘭臺

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

使疏吏翻

取與者誰明言其

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

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

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

周禮王膳用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又曰王

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

朝中會同菜

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詩唐蟋蟀刺晉唐公儉不中禮朝直進翻

復扶又翻

若以為功德事者

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碍會為功德事

皆是園中

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

種章勇翻

治一菜為數十味

治直之翻下同

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

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

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

如此則國家者

凡所營造不開材官及以國匠

此自文其營造

果誰之國家邪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

皆資雇

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翼

為于偽翻傳讀曰附

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

悖蒲

妹翻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

不過一牀之地彫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

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

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

孔穎達曰雜比日音單出曰聲竟畢

其事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丘遙翻少詩治翻

事多日是方食日常一

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

要讀日腰

今之瘦削纔二尺

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爲誰之爲于僞翻下

手爲同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

事誰尸其任

尸主也

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

姦獨任成亂

漢鄒陽之言

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

趙高

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

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

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

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

治署邸肆等

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
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

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奏

倚側也側者傾待之義如

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並龍翻

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

省悉景翻下遐

翻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

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

碁無不精妙

騎寄翻

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

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

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

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

斷音短

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

已糲盧達翻糲者麤而不鑿也

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

日移中日

過中也嗽當作漱滌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

身衣布衣木縣卓帳

木縣江南多有

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薈其四
芻失時不薈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
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
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
弦以彈縣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
縑絲狀不勞紐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
勻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
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

得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紫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身衣於既翻一冠

三載一衾二年

載子亥翻亦年也

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

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法事謂奉

佛為梵

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

小坐宮中便坐

也恒戶登翻坐徂卧翻

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

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

守式又翻

使疏吏翻

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

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

惡鳥路翻

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

於叢脞

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畧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

人

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

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

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

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

主名

詰去吉翻

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

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

昃阻力翻

治直吏翻

君道已備無復可加

復扶又翻

羣臣歲規舉不足聽

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

佞居前而不見

謂朱异周石珍輩也

大謀顛錯而不知

謂納侯景復與

東魏和也

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

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

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

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

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
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搏埴者則役之搏埴任音士

其無任者著升械

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為著陟

畧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

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

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

時王侯

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

幾居希翻

又專精佛戒

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

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庾孜帝之終

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他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

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饑者
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
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
罪乃終日不憚吾誰欺欺天平斷丁亂翻

或謀反逆

事覺亦泣而宥之

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

由是王侯益橫

橫戶孟翻

或

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

剽匹妙翻

有罪亡命者

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

禁也

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

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與其婿

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

各州之大姓是為望

族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

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

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

吐谷渾立國在敦煌之南隔大河吐從噉入聲

谷音浴

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

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

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

兵從不多故曰單使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所謂單車之使

者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

不以為疑徽遣人微勸彥歸朝

朝直遙翻

彥不

從徽又使賛成其留計

賛其留敦煌之計

彥信之遂來至館徽

先與州主簿噉煌令狐整等密謀

令狐整瓜州之望也姓譜令狐本自畢萬

之後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顓也噉徒門翻令音零

執彥於坐

坐祖卧翻

責而縛之因

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

鄧彥久在瓜州

宣無黨與威之以大軍繼至故懼而不敢動

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

尚書

中大同元年

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為中大同

春正月癸丑楊暕等克嘉

寧城

暕匹妙翻

考異曰典畧作乙未今從梁帝紀

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

於江口

江口即蘇歷江入海之口獠魯皓翻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

先是東西魏爭義州史寧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為刺史

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

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

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

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寘安

縣舊置晉昌郡及寘安縣因改晉昌為永興隋改為瓜州改寘安為常樂武德七年復為晉昌唐又有常樂縣則漢之廣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廣至寘安閭泉合為涼興縣隋廢郡改縣為常樂參而考之則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晉昌郡當置於隋常樂縣界

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

同泰寺有便省

講三慧經

異曰考

典畧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上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并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夏四月丙戌

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

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

魔鬼

魔鄣鄣礙魔眉波翻行下孟翻

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

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

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遲直

二翻遂擒仲和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

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

曰今東軍漸逼涼州

東軍謂獨孤信之軍東自長安來說式尚翻

彼勢孤危

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

將即亮翻

下同令狐延保兼資文武

字令狐整延保

使將兵以往幾不濟矣

保從之整行及玉門

玉門縣漢晉屬酒泉郡師古曰閼駟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

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

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

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

降保奔吐谷渾

降戶江翻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

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

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復扶又翻

乃推魏所

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

使阮

具以狀聞丞相泰以

申徽為瓜州刺史召整為壽昌太守

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

晉昌郡西魏改為壽昌郡又改永樂為石泉守式又翻

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

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

令狐整以忠順貴顯於魏史終言之朝直遙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六月

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秋七

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

散悉宣翻

甲子詔犯

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

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

先悉薦翻

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

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

杜佑曰梁武帝

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二銖三釐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

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錢並行及其末也又有兩柱錢

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

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

不復計數

更工衡翻復扶又翻

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

錢

破嶺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秦始皇所鑿即破岡也

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

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

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千余翻

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

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

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

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

年

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沒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

詔下而人不

從錢陌益少

少詩注翻

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上

年高諸子心不相下

下遜
嫁翻

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

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

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為帝諸子皆不終
張本惡烏路翻

八月以綸為南

徐州刺史東魏丞相歡如鄴

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
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

國然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石經見五十七卷
漢靈帝熹平四年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

代鎮玉壁者

西魏置并州刺史僑
治玉壁將即亮翻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

孝寬

晉州屬東魏韋孝
寬進領刺史耳

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

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

圍之以挑西師

挑徒了翻

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

獠中出屯典澈湖

復扶又翻湖亦當在新昌郡界異曰典畧云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

考

從陳帝紀

大造船艦充塞湖中

艦戶贖翻空悲則翻

衆軍憚之頓湖口

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

楊暕等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

一年半故自謂師老

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

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

殄

獠魯皓翻下同易弋鼓翻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

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

諸將心不欲戰故默而莫敢應

是夜江水暴

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

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

州刺史岳陽王詵為雍州刺史

雍于用翻

上捨詵兄弟而立

太子綱

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

內嘗愧之寵亞諸子

言詵被寵亞於

諸子帝固知詵之才器足以自立矣

以會稽人物殷阜

會工外翻

故用詵兄弟

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詵兄弟亦內懷不平詵以上衰

老朝多秕政

朝直遙翻秕卑履翻不成粟也書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贊曰秕我王度注曰

稅諭
穢也

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

折而設翻
下遐嫁翻

招募勇敢左右

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謂帝自襄陽起
兵以得天下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

納規諫所部稱治

為警據襄陽張本數
所角翻治直吏翻

東魏丞相歡

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

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汾水上流決而
移之不使近城

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

先悉
薦翻

孝寬縛木接之

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

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

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注云甲乙謂之日于丑謂之辰六甲孤

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賢曰對孤為聚攻其北北天險也
天險自然之險也天設地造不假人力者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
孝寬掘長塹邀

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

塹外積柴貯火

塹七斨翻貯丁呂翻

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

以皮排吹之

塞悉則翻排讀與藉同音步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

一鼓皆焦爛

鼓排

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

撞直江翻

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

幔莫半翻

隨其所向張

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壞音怪

敵又縛松麻於竿

松薪麻骨之燥

者燒之易然故敵用之

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

利其刃

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竿如槌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

火竿將至以鉤遙

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

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

高歡嘗用此術攻鄴以槌劉誕故復用之於玉壁折而設

翻

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

豎而主翻

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

珽他男翻說式尚翻

君獨守

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

降戶江翻下同

孝寬

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

旬朔之間已須救援

浹日為旬改月為朔

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

自謂男子言決不怯懦如婦人

珽復

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

可爾猶言可如此也復扶

又翻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

募格

者立賞格以募人射而亦翻下同

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

準此珽瑩之子也

祖瑩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

東魏苦攻凡五十日

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

考異曰北史韋孝寬傳云告戰六旬傷及病死者

什四五千從北齊書

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

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

將兵趣齊子嶺

河內郡王屋縣舊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關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

二十里周齊分界處先悉
薦翻將即亮翻趣七喻翻
魏建州刺史楊擿鎮車廂恐

其寇邵郡

先是擿取建州已而退還邵郡西魏因授以建州刺史車廂當在隋唐之絳州垣縣界宋

白日絳州絳縣本理車廂城隋移縣理於城北十里擿與標同

帥騎禦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景

聞擿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

斷音短

猶驚而不安遂還河

陽

楊擿常才耳侯景何至懼之如此史之所言容有過其實者

庚戌歡使段韶從太

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

賞守玉壁之功也建忠公建忠

郡公五代志京兆郡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一月

已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

自玉壁歸也軍中訖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

而射

亦翻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

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洪邁曰斛

律金唱敕律歌本鮮卑語按古樂府有其辭云敕勒川

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

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為之耳敕勒與鮮卑殊種斛律

金出於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

者也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和胡臥翻史言高歡將死故當樂而哀不能自掩

魏

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

為已任

度徒洛翻
喪息浪翻

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

間

間古
覓翻

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受綽有須處分

處昌呂
翻分扶

間翻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

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

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

卒子
恤翻

泰深痛惜之謂公卿

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

令史麻瑤

尚書令史自東漢有之唐六典曰魏晉以來
令史之任用入常輕齊梁後魏北齊雖預品

秩益又

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

功蘇綽武功人

載以布車一乘

乘繩證翻

泰與羣公步送出

同州郭外

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恂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為一流

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酹酒

酹廬對翻假祭以酒沃地也

言曰尚書平生為

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

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

落於手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石足偏

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

一時

冠古
玩翻

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承突勢何所至

言其
勇而

無謀也

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

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

史言侯景夙有取江
南之志太平寺蓋在

鄴

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

杖直兩
翻憑也

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

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

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

為詐

先悉薦翻
易弋鼓翻

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

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

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

言澄當以得盡

總內外大權為喜不應更有餘憂

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

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

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垂沒之餘

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

養

畜許竹翻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

于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

道慈

秋翻健也固也

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可朱渾道

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七卷大
同元年劉豐生奔東魏見二年

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

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

少詩沿翻
戇涉降翻

彭

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終以邛山事銜之為
後彭樂被誅張本

堪敵侯景

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使澄厚以官
爵結紹宗之

心遺於季翻
下患遺同

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

段韶字
孝先

智勇兼備

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邛山之

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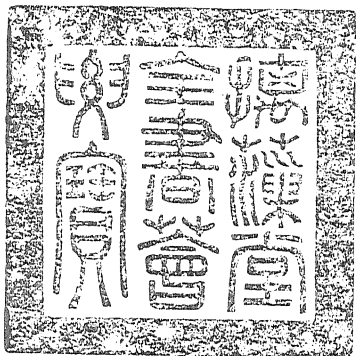
事見上卷
大同九年

留患遺汝死不瞑目

瞑目
定翻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六十六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四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六

疆國單
開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

是年四月始
改元太清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

謚法猛以
疆果曰威

以湘東王

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雍於
用翻

續素貪

婪南翻臨終有啟遣中錄事叅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

餘件中錄事叅軍蓋使之錄閣中事在左右親近者也件其輦翻上方知其富因問

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

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終謂卒也

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

狀聞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

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

死入閣而躍屨為之破屨蘇協翻屐也又履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

而忻快為
于偽翻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年五十二歡性深

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

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亂斷丁翻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受當作授在

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廝音斯養余亮翻有虛聲無實者

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

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勲舊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

人是也少詩照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如泉企裴讓之

翻好吁到翻是也樂音由是文武樂為之用洛世子澄祕不發喪用敬遺言也

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

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

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

刺史懷朔暴顯等

誘音酉

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充

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

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

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

才一人耳孰謂文士不可以當藩翰哉

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

崔暹糾劾權貴

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為暹罪將即亮翻下同

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

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

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

澄乃止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三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魏以開府

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

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

洛陽二州名注已見前魏北志

武定二年置北荆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
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荆州淮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
州及丹楊郡秣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
興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
荊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
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
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
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
清紀又有兖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
可足渾洛無邢子才典略有荊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
暴顯許季良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惟青徐數州僅
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

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

易弋鼓翻

若齊宋

一平

齊謂青州
宋謂徐州

徐事燕趙

燕趙謂河
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

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

大同二年東魏請
和自是交聘使命

絕不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

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謂不能圓轉
如膠柱鼓瑟

是歲正月

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

守式又
翻降戶

江翻朝直遙翻

考異曰典畧

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

云去年十二月夜夢今從梁書

之且曰吾為人少夢

少詩
沿翻

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

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

之帝不能自治其國而妖夢是踐其亡宜矣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

何及獨言者宴閑之時非因興侍臣問答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己于言也朱

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

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杜預

曰東中也揣初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易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

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

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

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

在此矣

為侯景亂
梁張本

丁亥上耕籍田

籍在
亦翻

三月庚子

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

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
也事見一百五十一卷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

梁紀作
土州刺

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
巢置土州及東西二永寧真陽三郡

仁州刺史湛海

珍等

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已吾義
城縣已吾之下注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

有已吾義城二縣後
齊併以為臨淮縣

將兵三萬趣懸瓠

將即亮翻
趣七喻翻

運糧

食應接侯景

魏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

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

為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

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深手泣日以

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

朝直遙翻

東

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宴賓晉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冢適也既葬而宴
賢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祕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
徒跣之哀縱蹢蹢傲傲之樂尚為有人心乎是故榮錡

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為慘蒼蒼之報應固不爽也雖斯讀為并纒

丙子羣臣奉贖自

庚

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

丁亥上還宮

丁亥當作丁丑

大赦改元如大通

故事

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

也

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按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

五月丁酉朔

東魏大赦

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

旭吁玉翻

高澄

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

將即

亮翻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

乃退保潁川

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衆也

甲辰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

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

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

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

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

斌蓋因王儀而進用斌音彬

戊午尉景卒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

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

東魏東荆

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宛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宣史家誤以荊為宛耶

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

少詩照翻

不如厚

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

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

關向陽翟

先是王思政蓋自恒農遷刺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

置陽翟郡屬潁州

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大尉

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

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逸開

府二字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于上以為王

旅未接

謂羊祜仁等軍未至也

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

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

蛇螻

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

事不得已本圖為國

為于偽翻

願不賜咎

臣獲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散之資已令

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

之地盡歸聖朝

見賢通翻朝直遙翻

懸瓠項城徐州南究事須迎

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

言若影之隨形響之隨聲

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

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之可也上引此義欲
以綏懷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馴擾也
况始創奇

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

假詞費

上報此詔已為侯景所窺矣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

為大司馬 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摠督

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

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穰如羊翻

東魏

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

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

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

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畧

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

李弼之計以為

執侯景不能猝兼河南之地徒為東魏去疾故止貴誘音酉

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

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

東魏之師已退而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師則梁魏之

兵必浪戰于汝潁之間矣

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畧

地引兵出屯懸瓠

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為王思政守潁川沒于東魏張本

景復

乞兵於魏

復扶又翻

丞相泰使同軌防主章法保及都督賀

蘭願德等將兵助之

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為界以

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以混壹東西使天下車同軌也

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

言于泰曰侯景之于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

契

高歡侯景皆懷朔鎮人少相友善中間同事爾朱歡滅爾朱景遂委質于歡

任居上將位

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

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

將即亮翻背蒲妹翻

豈肯盡節于朝廷

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

史言西魏多智士宇文泰

能用善謀侯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于梁矣

泰乃召景入朝

朝互遙翻下同

景陰

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己用外示親密

無猜間

間古覓翻

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

身自造詣

從才用翻少詩沼翻將即亮翻造七到翻

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

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

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

欲託款於公

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

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

誑居況翻誘音酉

法保

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

辭景而還同軌

也

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

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恥與

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記王割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

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而決意附梁遺于季翻行戶剛翻

泰乃遣行

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

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

史言西魏諸將
唯任約為度景

所誘降戶江

翻任音壬

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

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

讓不受頻使敦諭

使疏史
翻下同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高

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

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

高顥見一百四十七
卷天監七年考異

曰北史作德正
今從北齊書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秋七月魏長

樂武烈公若干惠卒

若干惠魏司空樂音洛

丁酉東魏主為丞

相歡舉哀服總練

記閒傳總麻之練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為于偽翻練

倉四凶禮依漢霍光故事

凶禮猶言喪禮也

贈相國齊王備九

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啟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

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

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

州

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度石氏強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僑立豫州于壽

春是後庾亮以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邾城趙盾治牛渚謝尚鎮歷陽又進馬頭栢冲戍姑孰蓋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懸瓠常珍奇歸北懸瓠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為豫州至帝天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為豫州復以歷陽為南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懸瓠復宋之舊為豫州以壽陽為南豫以合肥為合州南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是矣

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

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改東魏之北揚州為殷州

八月乙

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充

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

將即亮翻

淵明懿之子會理

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

謂取休假在外舍也

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

帥所類翻异羊至翻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

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

登北顧亭謂辛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為

江左豫南豫南兗之地為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

兵天邪人邪

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

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襁輿

襁晉思翻襁輿者輿捆施襁人

以肩舉之

施版屋冠以牛皮

冠古玩翻

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

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

言既以皇

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

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

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辛未高

澄入朝於鄴固辭大丞相

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朝直遙翻

詔為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

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

魏收志魏郡臨漳縣

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

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

納其柩而塞之

柩音舊塞悉則翻

殺

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史言

潛葬之無益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

戌拔之

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

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

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

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語牛倂翻攝收也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

二邦謂梁及西魏也

揚旌北討熊

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太上囚楚乞羹自若

事見十卷高帝四年

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

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闕僕也

復扶又翻累力瑞翻

戊子詔以景錄

行臺尚書事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

旅與督同脊骨也

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

中竹仲翻

好呼到翻從干容翻沈持林翻

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

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

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

事靜帝禮甚

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

言不敢專決也

每侍宴俯伏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鞠躬

屏氣

屏必郢翻

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

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

季舒知之

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環

濟要畧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即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為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

即屬中書省分為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為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為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

叱

至翻復扶又翻

癡勢小差未

差楚懈反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

宜用心檢校帝

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

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

監工銜翻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衛所以防

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呼火故翻嗔昌真翻怒也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

曰臣澄勸陛下酒

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

帝不勝忿曰

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

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

帝

勝音升毆鳥口翻勞力到翻

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

辱

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諒哉

詠謝靈運

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

子

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十年

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

意

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

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

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

子也

東魏華山王鷙卒于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反

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

何日開講乃詐于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

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

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

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

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

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

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高澄雖恃逆不能不

屈于靜帝之言理所在也

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

堂

含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閑帶于內不使出而專殺于外也

壬

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

少詩照翻

博學能文與上有

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于盾

鼻上磨墨檄之

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于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

上甚不

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

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

朝衆斬之

朝衆即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朱昇密告之濟逃奔東

魏澄為中書監

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

欲用濟為侍讀獻武

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

許之

史言高歡識
鑒非澄所及

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

楊惜字
遵彥

衰

暮何苦復爾

復扶
又翻

濟曰壯氣在耳

言年雖衰而
氣不衰也

因下辨

曰

辨獄
辭也

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

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

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章懷太
子賢曰

鹿車小車僅
容一鹿也

澄疑諮議溫子昇

子昇蓋為大將
軍府諮議參軍

知瑾等

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于晉陽獄食糲糲而死

棄尸路隅沒其家口

沒其家口為官奴婢填晉陽宮

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

諸貴謂司馬子如孫騰等

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

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史言

士之殉義者固不計身之死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上

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

與侯景犄角

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角者當其前犄者亢其下犄居綺翻

癸

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

斷音短

侍中

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

監工衙翻

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

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

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

泰從魏主狩于岐陽

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

東魏大

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

副

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

陳元康曰樂緩於機

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

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

年上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

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

人來餉金

近時之事謂之新

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荅其書

保無異也

言保紹宗必無所違異

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

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

噉吐

聞

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

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

鮮胡買翻

若然

然若

猶今人言若如此也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

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

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

府夙有聲稱
故問之也

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

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

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

于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

帥讀曰率
峴戶典翻

羊侃勸

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

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

羊侃知淵明必敗故出屯堰
上欲全所領而退若以行兵

之節制言之則安營次舍皆當聽
命于元帥豈有擅移屯之理哉

丙午紹宗至城下引

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

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
七年改曰睢州治取慮

城領淮陽穀陽睢南南濟陰臨潼郡五代志
下邳郡夏丘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

天下如雨

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

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

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過陽城孝昌中陷領南譙

汴龍亢蘄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
桑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州

吾屬將兵

而來

將即亮
翻下同

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

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

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

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

宗將戰以梁人輕悍

悍戾所翻又下罕翻

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

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

誘音酉

爾擊其背東

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

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

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

陳徐還

陳請曰陣

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

之

非時啟事故駭

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

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

异曰韓

山失律

韓山即寒山

上聞之忼然將墜牀

忼呼廣翻

僧胤扶而就

坐卧翻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謂為夷狄所取也史言帝危亡將至

神不守舍復扶又翻

郭鳳退保漳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

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

朝直遙翻下同

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

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

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

遂解繫南冠

左傳楚伐鄭鄭人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便歸合晉楚之成

喻以好睦

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

呼到翻下同

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矣

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閼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

分偽相結兄弟之親

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

豈曰無恩終

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

謂侯景不

見容于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數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

孰圖身

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孰字通言進軟熟之辭于梁以為容身之圖

詭言

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

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

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

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

左傳吳伐齊敗齊師于艾陵遂與晉侯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

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音鉤

趙納韓地終有長

平之役

事見五卷周赧王五

十三年至五十五年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

築壘擁川舍舟徼利

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擁當作壘舍讀曰捨徼一遙翻

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

師古曰拔距者有

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即亮翻

含怒作色

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

傍步浪翻

舉螳螂之斧被

蝥蟧之甲

螳螂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諭斧蝥蟧蝥蟧也翼在甲下故以諭甲言梁兵之輕弱

也蝱音詰

當窮轍以待輪

古語云蝱蝱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蝱蝱有斧蟲也究人謂之拒斧

奮之當轍不避釋蟲不蝱蝱蝱其子螟蛸舍人云不蝱名蝱蝱今之蝱蝱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蝱蝱三河之域謂之蝱蝱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螟蛸也

坐積薪而候

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拊指

舟中衿甲鼓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東晉師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日先

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風沙銜連大車塞隧以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乃代之殺銜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脅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生于中軍之鼓下衿其鵠翻

同宗異姓縲紲相望

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

左傳宋猶獲與南宮萬弑其君

宋討之猶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

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見黃雀而忘深穽

穽疾正翻

智者所不為

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

逮及也此二語以誘

梁欲再與講和以攜戾景

戾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

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周章怔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揣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夫豈徒然意亦

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曰

慢藏誨盜
藏徂浪翻

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

左傳

晉圍齊楚乘其間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驥歌
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

天亡有徵

徵讀曰證

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

功復扶又翻推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

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

將即亮翻燕目肩翻易弋鼓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曾習

軍旅豈同剽輕之師

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牽正翻

不比危脆之

衆脆此芮翻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

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

倔其勿翻彊其兩翻

狼戾難馴

狼當呼作狼

之則反速而疊小

疊許觀翻

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

廷尉不肯為臣

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

自據淮南亦欲稱

帝

用黥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

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

曰城門失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

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

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

橫戶孟翻矢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

彼

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

國語晉平

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以

封于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
君之恥者也必殺之君怛怩顏乃赦之鶚尾小鳥即鶚
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杜預
注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 年既老

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

失所

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賀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
謂銜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

捨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

謬治清淨

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螫
音擇躁則到翻治直之翻

災異降於上怨讟

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

易坤卦初

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彊弩衝

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

探雀穀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

赧王二十年探吐

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

左傳楚世子商臣圍

南翻藏但浪翻

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注曰熊蹯難無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

外崩中潰今

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

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樂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方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

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

贊之曰授

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

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

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為破竹之勢

破竹杜預之言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

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

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

始八年漢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

見宮中將生荆棘露霜衣也

但恐草車之所輶輶

輶力刃翻踐也輶來各翻碾也

劍

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

杞梓竹箭東南之嘉

產也疎人九翻踐
思淺翻折而設翻

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

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

蜀公子以賦三
都弼引用之

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

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李斯自楚入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

晉為驃騎將軍弼以此誘
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戾

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

偉等詣建康說上曰

說式為翻

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

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

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

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宮

言為小國以附於大國朝直遙翻

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

此莊弼所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間曾不見此益天奪其鑒也

乙亥下詔以太子舍

人元貞為咸陽王

考異曰梁紀作戊辰造貞今從典略

資以兵力使還

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也

待

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乘繩

證翻貞樹之子也

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為樊子鵠所禽

蕭淵明至鄴東魏

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

甚厚

為澄因淵明約和本以間侯景張本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

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

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

乃明重直用翻兩音亮渦音戈

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

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

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

陳讀曰陣下魏陳同

景閉壘俟風止

乃出

戰不逆風故景俟風止乃出

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

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

好呼到翻被皮義翻

執短刀

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脰馬足東魏兵遂敗

被短甲執短刀入敵

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

能復振卒
以走死

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

張遵業為景所擒

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領定戎建平真君郡

紹宗

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

尤之者責過之也將即亮

翻

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

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

北光輕騎射之

被皮義翻渦工木翻射而亦翻下為射遷射同

景臨渦水謂光

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

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

朱高歡故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

解戶買翻慕容紹

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

馬隱樹又中之

仲中竹翻

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

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

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

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獲逞然東魏之

士氣未衰也故慕容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祇以一時勝負論人非有識畧者也帥譚曰率

復扶又翻

魏岐州久經喪亂

喪息浪翻

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

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

最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

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一百四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七

著雍執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

景

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相持事故不書東魏

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

高澄所殺衆信之

蓋前乎此時景以此言誑衆也誑居況翻

紹宗遙呼曰

呼火

故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歸謂復歸東魏官者

也勲音被髮向北斗為誓質北斗為誓以明其景士卒不

樂南渡樂音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暴顯去

侯景所執將即亮翻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渦音水為之

不流偽為于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

騎八百人寄騎奇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侯景右

故詬為跛奴陴頻彌翻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

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考異曰典略云晝息夜使

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人臣苟有才必養寇

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

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

甲辰豫州刺史

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

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

去年使羊鴉仁鎮懸瓠羊思達鎮項城考異曰典

略在六月今從梁帝紀

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

申後期頓軍淮上

不敢歸義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

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

去年遣蕭淵明攻彭城以範代鎮壽陽時猶未至

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

監工衙翻

聞景

至故往候之

有意見之為故鄭玄曰古者謂候為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

候今按經傳迎客為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為候則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

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

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

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

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

百人先為鄉導

帥讀曰率鄉讀曰嚮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

以為賊也授甲登陴

陴彌頻翻

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

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謂神

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

說式為翻

乃

遣壽陽徐思王入見黯曰

徐思王本壽陽人仕於東魏今隨侯景北來

河南

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

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王曰國家付

君以閩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為魏

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王出報景

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黜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

四門詰責黜將斬之

將即亮翻下同詰去吉翻

既而撫手大笑置酒

極歡黜獻之子也

合肥之役黜請獻下城避箭其懦聞可知矣然使黜能拒景梁朝亦將勅

黜納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

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

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

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

終當亂國太子於立圃自講老莊

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立圃崑崙之山三級

下曰樊桐二曰玄圃三曰層城太帝之所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玄圃

敬容謂學士吳孜

曰

梁祕書省有撰史學士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事見

晉紀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

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景復復敕乃復故復同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

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

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

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

更工衡翻

光祿大夫蕭

介上表諫曰竊聞戾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

渦音陸

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

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

事見漢書獻二

帝紀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

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

何

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饑噬之禍

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

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

翼而長之位

荷下可翻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

乾音

干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

李斯上秦王書曰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

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

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偵伺匈奴降

戶江翻

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

與國謂東魏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

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

惟思也

弃鄉

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

背蒲妹翻

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

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

朝政

朝直遥翻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

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

孔子家語曰衛

大夫蘧伯玉賢聖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聖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事見三十

卷漢成帝陽朔二年

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宋元嘉間

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三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已未東魏大

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造翻下同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

司空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

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

石長宣書官者表其以南兖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

之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

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

移謂移檄也數所角翻

復求通好

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

有餘年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舊好同

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

先王

為主為于偽翻言為魏主君臣祈福也

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

論

使疏吏翻下同

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

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

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

明還上得啟流涕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

與朝臣議之

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

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異羊至翻

間古覓翻

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

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

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異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昇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

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省悉景翻重直用翻

僧辯還過壽陽戾

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

攝問收錄其人也

乃寫荅淵明之書

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

殞越

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殺之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

者謂湯陽之勝也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

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大夫鄧曼曰

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注曰蕩動散也

澄苟行合天心

行下孟翻

又如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

侯

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

胡騎迫其肩

胡騎謂柔然之兵

故甘

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晉先軫之言

何

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

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

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

當其彊

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

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

舍讀曰捨遺于季翻

非

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

左傳

楚殺伍奢其子奔吳吳王闔閭用之破楚入郢腕烏貫翻相息亮翻卒于恤翻

陳平去項劉氏

用興

見漢高帝紀

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

在翟惡會居秦

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用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於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惡烏路翻

求盟請和冀除

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

觀景此言

其氣悖矣

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

啟

史言朱异昧利而不顧患

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

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讐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

使臣何地自處

此乃侯景由表之言使疏吏翻豐許魏翻復扶又翻處昌吕翻

乞申後

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
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
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
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
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

觀景此言亦那可忍

今陛下弃臣遐外

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景言至此辭意迫切猷窮

則搏能無及乎復扶又翻下勞復同

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

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

既斷來章景又生心矣秉繩證

翻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

傳岐曰

傳岐先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僕司農卿無舍人如故

侯景以窮歸義奔

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繫謝舉朱异曰景奔

敗之將一使之力耳

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

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

帝之情態

於此畢露而帝不自知也嗚呼

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言坐而聽梁朝所為亦必

至於死說式芮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

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

市估應商旅之物入市者

估其直而收稅田租計畝所出常租

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之

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

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

司馬

旭吁玉翻

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大將軍澄

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

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

將即亮翻間古覓翻

澄由太行返晉陽

行戶剛翻

屈獠洞斬李賁

賁竄

屈獠洞見一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獠魯皓翻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蓋謂破賁之年今從梁帝

考

紀按通鑑破賁書於中大同元年

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

二萬圍愛州

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

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

之

帥讀曰率

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

事 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

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首自首者也史言喪亂之際

吏因為奸濫冒者不勝其多首手又翻

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募

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

潁川

王思政守潁川事始上卷上年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

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

驍堅堯翻

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

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堞徒協翻
守式又翻

五月魏以丞相泰

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大司

寇于謹為大司空

宇文相魏倣成
周之制建官

太師泰奉太子巡撫

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

此蓋秦所
築長城也

東趣五原至蒲

州

自五原還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
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坂為名也趣七喻翻

聞魏

主不豫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及至已愈泰還華州

華戶
化翻

上

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

按梁官制
建康令秩

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復

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散悉

復扶又翻

陵摛之子也

徐摛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摛丑知翻

修前好
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 秋七月庚寅朔日有

食之 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遙翻

以道士多偽

濫始罷南郊道壇

魏太武帝崇信寇謙之置南郊道壇

八月庚寅澄還晉

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

侯景

既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

侯景自至壽陽

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

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朱張謂朱異張綰之族也

景志

志於避翻

曰

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

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

冶鍛工欲更營造

鍛丁貫翻

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諸

為長史

諸補過翻

徐思玉為司馬諸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

夏侯詳為梁朝佐命功臣其子夏夔皆宣力邊陲並著聲績至諸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景言

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

悖蒲內翻又蒲妹翻

又聞徐

陵等使魏反謀益甚

使疏吏翻

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

景求輔貞見上卷
上年朝直遙翻

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

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

內史亦不問景

帝既不問景又不為之備蓋
老期倦勤直付之無可奈何

臨賀王正

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

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
復其本封正德志行無

悛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為有司
所奏上詔曰汝往年任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

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為逋逃
乃至江東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畧人子女我每加

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草怨讐迺甚匹馬奔亡志懷反
噬汝既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志

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宥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
臨海未至徙所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賀王為丹

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為南充州在
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

由是憤恨陰

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

思玉相知

謂奔魏時也

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

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

廢黜

詳見一百四十九卷
普通三年被皮義翻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

敏實思自効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大喜曰侯

公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

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

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

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

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

仰牛向翻

以此事勢安

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

重直用翻撲普卜翻

上

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

此亦報範之言非面語之也處昌呂翻分

扶問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

範非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

討景肉投餒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

廷有一客自是範啟異不復為通

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

景邀羊

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

羊鴉仁自懸瓠還頓軍淮上

異曰景數

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

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

仁

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抑不奏典略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

景又言高澄狡

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

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

讎門謂高氏也

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

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

是三公肝食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肝古按翻

上使朱异宣詔荅景使曰

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

畜吁王翻

朕唯有一客致

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

史言

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

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

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

驎離珍翻

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啟亘設蘭騎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武侯遮迺清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投分部親承几案顧護所攝手總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之被恩倖者率所律翻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

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

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

賈音古

異尤與之

暱

暱尼質翻

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異

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

比毗至翻

鄙穢狼籍若

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曰外間謗黷知之久矣心苟

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

朱彥和字

恃諂

以求容肆辯以拒諫間難而不懼

難乃旦翻

知惡而不改天

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

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迎候之

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以登舟又

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考異曰
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于景無煩攻執今

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荆山西執戍主曹瑋

等瑋音求又渠幽翻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答之此即朱异

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斬景者

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

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五代

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

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
之高遂之兄子也

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邃皆天監名臣

九

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

濮博水翻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

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弃

淮南

壽陽古淮南郡治所

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

帥讀日率

臨賀

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即進

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

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

實襲譙州

此譙州非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唐臨徐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

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州之北譙立為南譙州居桑根山西今滁州城

是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年陷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王

質巡江過訪典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

執刺史豐城侯泰

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

先悉薦翻

傾財以事時要超授

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

腰輿者人舉之

而行其高纔至腰繖蘇肝翻又蘇早翻蓋也

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

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

心故敗庾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

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

降戶江翻

因說景曰國

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承此

際速趨建康

說式芮翻
趨七喻翻

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

廷徐得為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

羸倫為翻

大

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

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

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

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

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

師諸軍事屯丹陽郡

盧循之寇建康也徐赤特敗於張侯橋循兵大上至丹陽郡則丹陽

郡治蓋近江渚

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

艘蘇遭翻

荻音狄

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

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恐其不能濟國

事也謀徒協翻昕許斤翻

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

丹陽尹事所慶之之子也

陳慶之有入洛之功

質去采石而旣猶

未下渚謀告景云質已退

未下渚者未下秦淮渚也謀徒協翻

景使折江

東樹枝為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已酉自

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

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

晉成帝初於姑孰僞

立淮南郡五代志丹陽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

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

人欲於下流邀景

帥諱曰率

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

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

見事急戎服入見上

入見賢
遍翻

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

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

考異曰太清紀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啟高

祖曰請以軍事並以垂付願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今從典略

太子乃停中

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

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

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

之弟也

大器大臨皆太子綱之子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

更相劫掠

更工衡翻

不復通行

復扶又翻

赦東西治尚方錢署及

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

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

劉禪建興八年立南

浦縣屬巴東郡

西豐公大春守石頭

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西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

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

朝直遙翻

推秀之子

安成

王秀上弟也

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

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

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藏祖浪翻天監六年改閔武堂

為德陽堂在南關前

庚戌侯景至板橋

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夾中十里過

板橋店

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

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

屏必耶翻

舍人高善

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

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

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

朝直遙翻

景又請遣了事

舍人出相頷解

了事猶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

非也凡此皆侯景詭言以急梁朝君臣使無戰心

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

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

勞力到翻

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

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

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

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

復扶又翻

羊侃區分防擬皆以

宗室間之

間古寬翻

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

所司謂武庫令之屬

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天監十八

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年中

境內無事公卿

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

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

將即亮翻少詩召翻

軍旅指擣一決

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仗除兩翻憑仗也

辛亥景至朱

崔衍南

衍剛翻戶

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

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衍北太

子命信開大衍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衍必大驚

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衍始除

一船

帥讀曰率下同船旁陌翻大舟曰船

見景軍皆著鐵面

著陟略翻

退隱于

門信方食甘蔗

甘蔗生于南方狀如紫竹圍數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其味甘冷解煩析醒

楚辭所謂恭尊柘漿析朝醒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蔗之夜翻

有飛箭中門柱信

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弃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

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

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度信既走北岸無兵

子睦因得閉桁以度景兵中竹仲翻復扶又翻

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

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戾橋迎景馬

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隨景度淮景

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

陳讀曰陣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布

著步畧翻

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

恟許

拱翻

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

邵陵王綸兵時已度江向鍾離西昌侯淵藻時鎮京口

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奔

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奔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

頭城降景

降戶江翻

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悦守之壬子景

列兵繞臺城旗旛皆黑射啟於城中曰

射而亦翻

朱异等蔑

弄朝權輕作威福

朝直遙翻

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

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

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濟於急適

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而

作市

答翻

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

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

竅苦弔翻空也穴也

下水沃火太

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

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

開羊侃鑿扇為孔

扇門扇也

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

刺七亦翻

景據公車府

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下章奏梁制公車令屬衛尉其署舍在臺城門

外故景得據之府者署舍之通稱

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

范桃棒據同泰寺

棒部項翻

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

妓渠

綺翻女
樂也

東宮近城

近臺城也

景衆登其牆射城內

射而亦翻下臨射亦

射弓射同

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

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

大同中於臺城

西立士林館使朱昇顧琛孔
子祐等遮互講述乘繩證翻

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

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

更工衛翻杜佑曰以

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濶而上尖高
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昇直抵城

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
用以攻城謂之木驢

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

焚之俄盡

杜佑曰鷲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鷲尾
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

燒之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
鐵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

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中

高居傲翻射而亦翻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

而觀之及車動果倒

塹七翻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

築長圍以絕内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

外曰

射而亦翻下同

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

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

今出人若少

少詩沼翻

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

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

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為景所獲

鷺士

角翻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

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

復扶又翻

侃謂鷺曰久以汝為

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

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

趣七喻翻

先遣書

給田英郭駱曰

給徒亥翻

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

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

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

應劭曰蚩尤亦

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
鉏耨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
天監六年改聽訟堂為儀賢堂

在南閩前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

河南王景釋位來朝

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

猥用朕躬

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

以景為丞相妻以女

妻七喻翻

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

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

潛引景衆登城

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為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為景內應姚思廉

梁書作許鬱華時為東府東北樓主

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

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

語牛倨翻

若不

早降正當如此

降戶江翻

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

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

鼓譟流涕衆心粗安

粗坐五翻

江子一之敗還也

謂自朱石下流敗還

之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

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

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啟

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

人開承明門出戰

主帥所類翻五帥讀曰率

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

不動

未測其情故不動

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

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

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曹赴賊

子四中稍洞曾而死

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稍與槊同色角翻

子

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

江子一兄弟駢肩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衛社稷悲夫古

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

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

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

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

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

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

地

毆烏口翻捶止藥翻
羸倫為翻號戶刀翻

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

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

親負土執畚插

畚布衣翻所以盛土
插側洽翻所以鑿土

於山上起芙蓉層

樓高四丈飾以錦罽

芙蓉層樓下施棉拱層層疊出若
芙蓉花然罽毳布也織毛為之高

居傲翻罽
音居例翻

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

於衣

既翻下
衣錦同

分配二山

二山謂東土
山西土山也

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

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

為火城以斷其路

斷音
短

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

奴降者悉免為良

降戶
江翻

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

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

詬苦
候翻

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

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

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

凡為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為良固已踴躍況又資之以

金帛安得不為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虐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戒哉為于偽翻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詵

雍于用翻

江州刺

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

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

南平王偉上弟也

朱异遺景書為陳禍

福

遺于季翻
為于偽翻

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

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

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

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

從才
用翻

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

何得之

景書及此昇等
其何辭以對

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

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

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將即
亮翻

長江天險二曹

所歎

事見魏
文帝紀

吾一葦杭之

詩國風曰
誰謂河廣一葦杭

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

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

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

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

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

去月謂前此月也

屆此建康

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

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

承猶奉也

言奉近敕始知母弟尚在也

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劣

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

放

景欲卑辭以迎其家高澄兄弟詎能墮其數中邪

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

畢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

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

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

說式尚翻

使帥所部襲殺王

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

帥讀曰率降戶

江翻下同
馳偽翻

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

鑄子全翻
刻也雕也

事定

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

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

會議朱異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
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
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
情何易可知

易以
政翻

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

詳之異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
異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
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

後保擒侯景

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
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今從典故略

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

太子綱固多疑少斷朱异拊膺於此時何其晚也

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

殺之

拉盧合翻拉其幹而殺之

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

射書城中曰

射而亦翻

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將即亮翻

景欲

衷甲隨之所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

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

桁中流矢而死

剽匹妙翻中竹仲翻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戾景

已度采石綸晝夜無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

溺者什一二

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侯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欲亡梁邪是以

善觀人之國者必觀之天人佑助之際也

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

沈約志西

豐縣屬臨川郡吳立

新塗公大成

帥讀曰率新塗或作新塗沈約志新塗縣漢屬豫章郡

永

安侯確安南侯駿

是皆以古縣名為侯國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已改為武康晉武帝

分江安立安南縣五代志無之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

等

武陵郡梁置武州

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

上時掌翻

大成大春之

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

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

鍾山即蔣山吳

孫權立蔣子文廟於是山
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

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

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

迂音于又音庚
紆曲也遠也

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

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

乃引軍下愛敬寺

帝事文皇帝獻皇后孝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

景陳兵於

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

考異曰太清紀云
二十九日典略云壬

午今從
梁帝紀

與景對陳不戰

陳讀
曰陣

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

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

軍擊之駿敗走趨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秉勝

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

近其新翻

入天保寺景

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

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為蘭陵武進縣

士卒踐

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

重直用翻

生擒西豐公大春

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

帝置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

置長史司馬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典略作廣陵令崔俊南史作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

雋今從太清紀

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

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

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

毆鳥口翻

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

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

太守趙鳳舉

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及懷寧縣梁置西豫州隋為同安郡唐為舒州五代志

沔陽郡竟陵縣舊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但其地在漢陽與舒州勢不相接壽陽義陽之間有建安戍蕭子顯齊志及五代志皆不言于此置郡五代志又云黃州各麻城縣梁置建寧郡或者史以建寧為建安歟更考

將兵入援軍于蔡洲

將即亮翻紀作張公洲

考異曰梁帝今從太清紀

以待上

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

水北

此謂秦淮水也

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

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

隋志有封山縣屬合浦郡蓋梁置也

上召之入援

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

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

斷音短水經註邳溝水上承歐

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攷之此歐陽在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於史者非一處裴邃移長孫稚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衆一萬聲言入

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

誘音酉

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

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正表走還鍾

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

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關前大車高

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

高居報翻復扶又翻

以蝦蟆車

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人援建

康

將即亮翻下同

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

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

漢水逕竟陵郡入江異曰太清紀云僧辯將精

考

卒二萬今從梁書

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

自任

為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

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為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為常此其所以敗死于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

壬寅侯景以火

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

思相吏翻

於城內構地

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

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

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于當時事勢文理

為明順蓋侯景與吳景殺亂也讀者難以明辨

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

迂憂俱翻迂曲

也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

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

奔降於景已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

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

景衆見飛橋迫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

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

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戾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感于

後攻城之人退則死于賊手進則死于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

乃弃土山不

復修自焚其攻具

又復扶翻

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

嶷魚力翻降戶

江翻教之引立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上徵衡

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

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今之衡州

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含洹縣湘東之衡州隋平陳始置

以都督長沙歐陽頎

監州事粲放之子也

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古衡翻

還至廬陵

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

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

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

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

馬出部分將發

分扶間翻

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

粲

使疏吏翻

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

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一千四百里

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

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益城

張知兩翻

遣

偏將賜隨

將即亮翻下在將同

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

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

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

帥讀曰率

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

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

船度仲禮

攷之槩傳張公洲蓋即蔡州

丙辰夜槩仲禮及宣猛將軍

李孝欽

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

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

太守陳文徹

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

合軍屯新林王遊苑槩

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

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

裴之高

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槩抗言於衆曰今者

同赴國難

難乃旦翻

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

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

柳在槩下語其年齒亦少於槩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

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

之舊德豈得復挾私情以沮大計衆請為諸軍解之

牛語

倨翻少詩沼翻復扶又
翻沮在呂翻為於偽翻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

舸古

我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

矛盾

韓非子有鬻矛盾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
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
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此

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

言將攻
之高也

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

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

華讀曰花將
即亮翻下同

援軍大集

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
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
臨水陳兵連鑠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
公不降今即烹之

於陳讀曰陣
降戶江翻

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

子再發皆不中

使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

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

戰

據韋瓘傳後渚在中
興寺前挑徒了翻

仲禮欲出擊之韋瓘曰日晚我

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

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

守手又翻
沈約志廣

州南海郡有綏寧縣宋文帝立

詔議參軍劉之泥等三上牋請留荅教

不許

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陽為不許耳泥與遲同又音奴計翻

鄱陽王範遣

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

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復扶又翻

東魏大將軍澄患民

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

稱尺證翻

錢不重五銖

母得入市朝議以為年穀不登請俟它年乃止

朝直遙翻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

泰封安定公故有國臣

尚

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

辭色不撓

撓奴教翻

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

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丙辰晦柳

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

分扶問翻

旦日會戰諸將各有

據守令粲屯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

粲傳曰青塘迫近淮渚據

陳霸先之言青塘即青溪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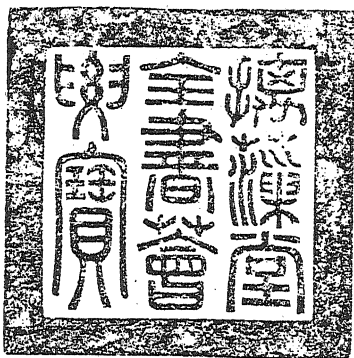
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

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

盾助之

為下韋粲敗死張本少詩沼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